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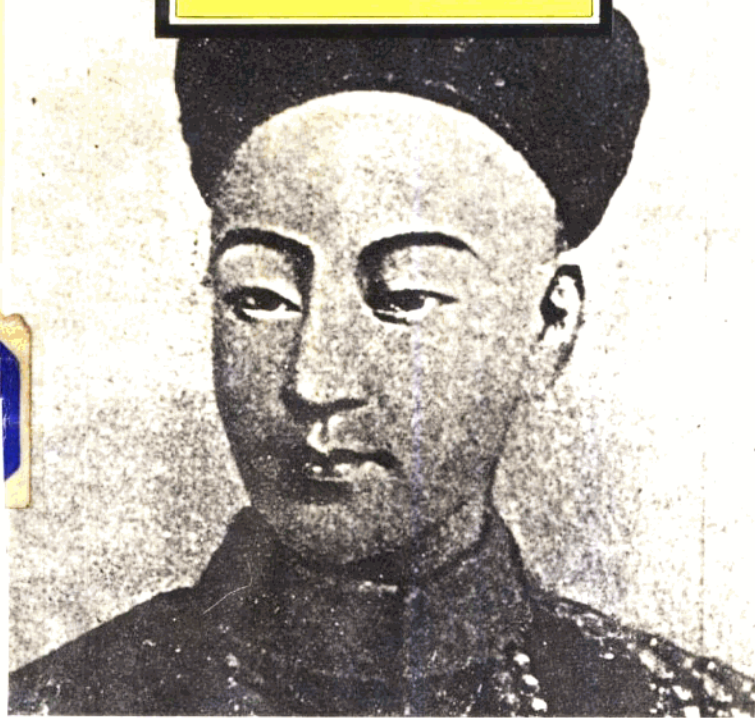
生動的文筆
感人的故事

光緒皇帝 血淚秘史

德齡著 海南出版社



真實的回憶
親身的經歷



目 录

一	异兆·····	1
二	刘铁口与张瞎子·····	5
三	成名·····	15
四	乳母的选择·····	20
五	三朝开眼·····	23
六	四年最快乐的生活·····	34
七	预言居然应验了·····	40
八	万岁爷·····	47
九	不吉的预兆·····	61
一〇	皇上的日常生活·····	78
一一	小朝廷·····	95
一二	特种教育·····	114
一三	不满意的配偶·····	126
一四	李莲英·····	141
一五	叶赫那拉·····	157
一六	悲剧的序幕·····	165
一七	同床异梦·····	174
一八	光绪亲政·····	191
一九	珍妃，可意的人儿·····	202
二〇	送子观音庙·····	216
二一	醋海兴波·····	228
二二	隐患的滋长·····	247

二三	康有为·····	258
二四	外侮频仍·····	269
二五	建设新中国·····	278
二六	最后之上谕·····	287
二七	戊戌政变·····	303
二八	幽囚中的一对情人·····	316
二九	绝望中的希望·····	325
三〇	义和团·····	336
三一	皇室出亡长安·····	363
三二	结束他辛酸的一生·····	372

一 异 兆

从迷信方面讲，在燃烧中的蜡烛上也是可以看到各种启示吉凶的预兆的。这时候，醇亲王前面桌子上就有两支很粗的红烛烧着。醇亲王是咸丰皇上的亲兄弟，其时他正独坐在书房里守着漫漫的长夜，外面恰巧在下雨，粗大的雨点不住的打在屋子上，依着寻常的传说，有许多福神和邪鬼多半是会乘着雨势走进人家屋子来的，可是这个倒可以不必管。因为王府的门户是非常曲折的，而一切的神鬼都只能从直道中闯进来。所以无论是福神，或是邪鬼，都是绝对走不进的。其实醇亲王这时根本也没有顾虑到这个。就是外面那样倾盆似的大雨，以及在廊檐下号啸着的大风，他也一概都不曾注意。（按醇贤亲王府其时尚在北平西城太平湖。及光绪入继大统，改为祠庙，乃将府址迁于十刹海后海。）

他实在没有工夫注意它们。

他的一双眸子正牢牢地看定着他前面的两支红烛：一支在他左面，一支在他右面，一般都燃得很亮，他耐心等候着希望得到一个预兆。

醇亲王的身材很高，也很瘦，相貌是纯粹属于雍容华贵的一派，衣服当然也很富丽，他正在守候他福晋的生产，他是非常敬爱着他的福晋的。今晚她是快要生产了，所以醇亲王特地坐着守候她生产的消息。不知道所生的究竟是一位哥

儿——男孩子，还是一位格格——女孩子啊？当然，依他的心意，自然是希望生一个男孩子的。这在中国，差不多是个个父亲如此。当他在独坐守夜的时候，便留心瞧着那红烛上的烛煤，打算卜出一个预兆来，以定那将生的孩子的命运。

在从前，一切蜡烛的烛蕊，都是用一种质地很坚韧的纱线做的，当一路在燃着的时候，烛油虽渐渐倾泄下来，但那烛蕊却决不跟着燃掉，总是留着一段墨黑的长长的烛煤，那些当值的便得不时走过来，用筷子把烛煤夹断，丢在旁边安放着的水碗里，这样便不致再会有一阵难闻的臭气留在屋子里了。

醇亲王很小心地亲自用烛剪夹下了两段黑油油的烛煤来，分别丢在两个小碗里，他留心瞧着那第一段烛煤丢下了水去。但这一段东西却一下水便沉下去了，水面上并不曾现出什样踪迹来，于是醇亲王便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还有，那第二截烛煤却并不沉得那么快，使他顿时觉得很兴奋，全神贯注地瞧着。当那烛煤才到水面上时，因为有一部份还在燃烧中的缘故，先就腾起了一阵黑烟，幸而这书房实在是太高大了，那么一缕黑烟，不消半点钟便完全消失了。黑烟消失之后，那烛煤本身也就在清水里渐渐涨大了。醇亲王便分外注意地瞧着，看它毕竟会涨出一个什么花儿来？实际上，其时他不仅只是在看，一面还在深深地思索着呢！他要把眼睛前所见的这一截黑色的东西想像出一个名目来，以便在他的孩子出生以后就去告诉那些星相家，让他们好给他详解。

他看了一回，便悄悄地自语道：

“啊！这样子不像我在出猎时所见到的那些长在松树上的木菌吗？”

突然，他的眼睛张得很大了，透着一种又惊又疑的神气，

而且似乎还带着几许恐惧的成分。原来他所注视着的那一截烛煤，忽而在水面上爆开了，分成无数的黑色的点，布满了一碗，然后逐一慢慢地沉下去。

啊！这该是怎样一个奇异的预兆啊？醇亲王差不多要立刻差人去传唤那些星相家了，但他终于竭力忍耐着。

他独自静悄悄地一直坐下去，不语也不动。当他的下人们踮起了足尖，轻轻地走进来时，他也没有惊觉。直至他们走到了他的面前来，他才知道是有人进来了。他们都用着一种极度关心的神气仰望着他，一个捧着几件茶具，一个站在旁边准备给他们的王爷上茶。可是醇亲王不但不想喝茶，而且还非常讨厌他们。他几乎要想把他们一腿踢出去。但他的本性原不是怎样暴躁的，因此依旧又忍住了，让他们恭恭敬敬地给他端正了茶具。

一个下人便在旁边捧起那柄茶壶来，替他满满斟上一杯。

然而醇亲王的心思却决不在茶上，他尽是思量着方才那一截突然爆裂的烛煤。当他喝过了一口茶之后，他立即挥挥手把那两个下人打发了出去，他愿意独自静坐着，继续再深深地思索。

这所书房上面的椽子和横梁全都雕着许多金碧辉煌的彩饰，如龙凤文藻之类。因为醇亲王也是天潢贵胄，又是才升遐的咸丰皇上的同胞兄弟，所以他这王府的建筑大部份都和宫内相仿。屋子里所有的陈设，自然也是异常的富丽。可是这一切华贵的点缀，现在已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光彩，在醇亲王的眼帘上只像许多模糊的黑影，他正全神贯注地想念着他的福晋。就是此刻在内院里待产的那位贵妇人。

他竭力想幻像出那所卧房的内景来。有时候，他仿佛还听到他爱妻因忍痛不住而发出的哭声，并且他似乎还见到她

那可愛的龐兒，為了肚子里一阵阵的疼痛而扭着挨着。想到这个境界，他的汗珠便在他的前額上和兩頰上淌出來了。他的眸子不住的張大，現出很苦楚的神氣，倒像他自己也直接感到了那生產時的痛苦。

外面的大雨，兀是在不停的下着，雨聲掩過了一切的聲息，使他和相距不遠的內院像隔成了兩處不相连的房屋一樣。他同時更懷疑那些報信的人們因為怕走過天井時要給雨打濕他們的衣服的缘故，所以大家都偷懶着不來了。可是時間一分一刻的過去，不知不覺已過了許多時候，仍然不見有人報什麼信來，他一顆吊起着的心也就放了下來。他知道假使真有什麼不測的變故臨到了他妻子的身上，那末必然早就有人急忙的來送信了。

他坐立不安了一阵，便打算利用他那些一向很愛好的詩集來消遣消遣。可是這計劃又失敗了，平常很容易使他吟哦不止的詩句，這時候都變得很平淡了，他只是沒精打采地一頁一頁的慢慢翻過去。現在他又開始厭惡那時間過得太慢了。最後，他就站起身來，打了一個呵欠，掌不住望那靠牆的一張坑上橫躺了下去。他委實是很需要休息了，然而他周身的神經全在很緊張的跳着，甚至使他的手指也不能休息，老是緊緊地蜷着，差不多要把他的指甲嵌進掌心里去了。

但是這個倒不用我們給他發愁，因為以前的那些富貴中人，几乎是整天沒有事干的，不過他們也怕自己的手少活動了會變得麻木起來，所以大家都備兩個很圓的胡桃，終年握在手里捏着，醇親王手里當然也少不掉。因此他的手指無論握得怎樣緊，也不會讓他的長指甲戳傷他的掌心的。他躺到了坑上去之後，他的緊張着的神經便立即松弛了許多，疲倦籠罩了他的全身，慢慢地他的眸子合上了，他的雙手伸開了，

他的手指也松了，两个胡桃同时落到了地上去。

醇亲王是睡熟了。

不料无意识的幻觉又钻进他的睡梦中去了。他先是梦见一点极微细的火焰，后来这火焰渐渐地长大了，长得像一条龙的红舌一样，这火舌再继续的扩大，把四周的一片黑暗全照亮了。于是醇亲王便又见到了一座房屋的屋角，当时他就惊觉到那所房屋已经着火了，旁边也没有人去救，因此那火便越烧越旺，那屋子的本身便使他看得格外清楚了。原来那一所盖着黄瓦的屋子。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声浪突然把他惊醒了，他就忙着坐起来，可是当他的眼睛睁开了一半，他自己倒又呆住了。最初他真不明白为什么书房里突然来了这许多人，并且这些人都向他恭恭敬敬地在磕头，直到他们异口同声的喊了出来，他才知道他们来得不错。

这些人都喊道：

“恭喜王爷！王爷大喜啊！方才福晋太太已生了一位大爷了。”

二 刘铁口与张瞎子

醇亲王立即很兴奋地跳下了坑来，差不多就想马上赶进去瞧瞧他的爱妻，和那新生的孩子。但他也知道自己决不能进去得太急，必须待一切东西全收拾好，再让那几个收生婆

把应做的事全部做就之后，他们方始打发人出来请他。还好，他们也没有教他多等，一会儿就有人出来了。他当然不愿再耽搁，便来不及的走进去，穿过了一个天井，到了那卧室的门外，忽而他又大大的害起臊来。因为这个孩子还是他的头生儿子咧！他在门外迟疑了一回，终于鼓着勇气走了进去。一进屋子，他的感觉上似乎分外异样了，因为这时候屋子里的情形简直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的陌生，仿佛已不是他自己的卧房了。

一切的东西，似乎全改换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便是躺在坑上的那位年轻的福晋的脸色，也像疲乏憔悴得有些异样。她慢慢地旋过头来，好不容易才旋到能够和他照面的地位，然后很乏力地发了一笑。他略一踌躇，便踮起了足尖，走到那坑边去。像醇亲王这样一位高贵的人物，是绝对难得用脚尖走路的。即使在宫里头，别人走路虽得这样谨慎，他却也不受拘束。

他走到了坑的前面，便伸出右手去轻轻地握住了福晋的手，一面又用着极温柔体贴的声音，慢慢地说道：

“我们真是叨天之福，这个造化可算是大极了！”

“这个造化实是大极了！”她点着头应道：“我的王爷。想不到我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心上真有说不出的欢喜呢！”

他轻轻地放下了她的手，又在她前额上徐徐抚摩着。

“我们的儿子将来必然能够成为一个极伟大，极有名的贵人，他将建立许多的功勋，使人们永远称道着他的名字。”醇亲王开始替他的儿子祝福。

“他也能像他父亲一样的做出很好的诗来。”她附和道：“还能骑着骏马出去行猎。”

“对于一切出色的书画和各种精致的瓷器，他必然也能注

意爱护。醇亲王又说道：“他一定可以给他父亲争气，给他母亲夸耀。”

“但是最要紧的，”福晋又有她自己的期望。“必须使他懂得孝敬父母的道理，千万不要使我们为了他担许多的心事，也不要玷辱我家的门楣。”

他们像这样一唱一和的说了好半晌，都是为那新生的儿子预祝未来的光荣。在那福晋的内心上，是充满着一种欢乐的得意。而醇亲王是在得意之外，还有着无限的希望。不过在他的得意和希望的背后，还藏一团很阴沉的黑影，就是方才他瞧见的那一截突然爆裂的烛煤，以及在他梦中所见的大火。并且正当他看火看得出神的当儿，便给下人们的足声所惊醒了。算起来他在梦中看火烧的时候，正好便是他儿子落下来的时辰。对于这些奇异的预兆，他的确也是非常的担心。可是他绝对不愿意告诉他的爱妻，他希望她永远不知道，免得一同担心。

他就在屋子里来来回回的转着，因为他实在没有心思能够安坐。一面转，一面随口和那福晋讲论着。好半晌，他才拉过一张椅子来坐了下去。正当这个时候，一个收生婆便颤巍巍地捧着一个用丝棉包裹着的小包儿走上来了。她把自己的手臂放下一些，让这小包儿恰巧横在醇亲王的眼前。

“恭喜老爷！”她也仿佛很得意地喊道：“这就是新出生的大爷啊！”

醇亲王低下头去，看着他的儿子，他看得非常仔细，他把这一张小脸的各部份全看到了，那孩子的眼睛其时照例还紧紧地合着，可是那两条小小的眉毛倒在不住地皱动，王爷不禁暗暗地怀疑着，不知道他儿子的心上此刻在想些什么，或是一无所知。但他也不能和他的妻子多依恋，他必须赶快出

去料理他应办的事。

他想第一件事情应该办的就是赶快打发人去召那两个星相家来。这两位星相家在北京城里是顶有名的！一个是姓张的瞎子，人家就叫他张瞎子；还有一个姓刘，因为他所说的话到后来往往总应验，所以大家都称他刘铁口。醇亲王对于这两个人，一向也很信仰，他知道唯有这两个人是不会说假话的。

当那小孩子落地之后，王府里早就有许多人赶出去，分别往各处有关系的亲族那里报信去了。此刻天色也快亮了，只要天一亮，少不得就会有许多的亲戚故旧纷纷进来道喜了。可是他们决不就进内院去问候福晋或观看那新生的小孩子，因为这是习惯上所不许的。

不过，在他们未来之前，也尽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让醇亲王去召见那两位星相家咧。当下他就立刻打发了两个下人分头赶去呼唤刘铁口和张瞎子。他希望这两个人一到，马上就能给他解释出那两起异兆的所以然来。

果然，不消多大工夫。刘铁口和那张瞎子都到了。他们知道是王府的宣召，自然是不敢待慢的。可是他们来了之后，醇亲王自己倒有些迟疑不定了，他几乎没有勇气说出那烛煤在水碗里爆裂的情形，以及他梦见一所盖着黄瓦的屋子起火的事来。那末，就不说了吧？这又不成啊。像这样奇异的预兆如何能让它永远模糊过去呢？没奈何他就硬着头皮说了。其时那刘铁口是一眼不霎的看定在醇亲王的嘴唇上；而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得见的张瞎子，便把他的脑袋歪着，使他的耳朵贴对着王爷的嘴。

“我先是瞧见那烛煤在水碗里涨胖了。”醇亲王捏着一颗跳动得很厉害的心，慢慢地说道：“涨得像一只小小的松菌一

样，但立刻便爆碎了，一星一星的沉下水去。”

最先开口的是刘铁口，他真是一些不怕说真话的。

“王爷，依小的看来，这可不是一种吉兆呢？”他毫无顾忌地说道：“因为你请看啊！王爷，那小松菌没有到完全长足的地步便立刻爆碎了，恐怕将来我们的大爷不到长成，也难免要给恶鬼邪神所作弄的，并且谁也说不定是在什么时候。”

醇亲王的眉头紧紧地皱起来了，不自然的冷汗又在前额上和两颊上分泌着了。但他依旧还耐心听着，因为刘铁口又接下去说。用着他那一种惯用的表情。“即使是十分凶恶的预兆，只要凑早赶快一解，也是可以挽回过来的。”

“那末，还有我的梦呢，就是看见一座房子起火的梦。”王爷又提到第二点。

“啊，王爷！”刘还是很爽快地说道：“看来也不是好兆啊！它的意思，是乱离灾变伤痛……。”

醇亲王的脸色，是格外难看了，仿佛这些恶运已经降到了他儿子身上一样。

“不过，话也不是这样简单。”刘铁口又继续说道：“无论那一种凶兆，都可以翻过把它当吉兆看。王爷在梦中看见火烧，火是有光的，这样便也可以说我们的大爷必然是一位很了不得的人物，他要像火一样的光明，既康健，又富贵。”

这几句话一说，醇亲王的身上顿时就像松动了许多。现在刘铁口的话已经说过了，应该轮到张瞎子发表他的意见了。可是这瞎子却不会“详梦，”也不会推究预兆的吉凶，他是要凭着小孩子出生的年月日来推算的。

“请问大爷是在什么时辰生的？”张瞎子瞪出了一双瞎眼，漫无目的地望在某一个角上，因此他的声音听上去也不免觉得有些异样。

“是寅时生的。”王爷答覆。

“寅属虎，今天是辰日，辰属龙。”张瞎子扳着几条粗黑的手指数着。“不巧得很，正是龙日虎时，自古道：‘龙虎不能并立。’所以龙和虎是一见面就要斗的。依这个时辰看来，王爷，这位大爷的命恐怕不见得是怎样顺利平安的，也许终年不断的会有许多冲克，或是争执相骂一类的气闹，要临到他身上来；便是他自己的性情，也未必能够永远平和不变。”

他的话和方才刘铁口所说的正好是一吹一唱，落在一个槽里，倒像是这两位先生在应召以前就私下商量好的。所以他们的话给醇亲王听了，自然是格外的难受。他只得呆呆地坐着，好半晌说不出话来。突然，张瞎子便从座上站起来了，拄着一根杖，一触一触的触到醇亲王的身边去。他初起似乎还有些迟疑不决的样子，而且还带着几许畏缩的神气，但他终于挥了挥手，请求醇亲王把他的耳朵凑过来，护他就把自己的嘴凑在王爷的耳朵上。

“这位大爷啊！”他用着最低的声音说道：“将来是要做皇帝的。就是做大清帝国的皇帝，他的命里是这样注定着的，王爷昨夜所做的那个梦，也正是这个意思。”

醇亲王这一惊可真不小，立刻把他的上身挺直了，眼睛瞪得很大。

“你真大胆极了，这些话还不是跟造反一样吗？”他慌得有些抖了。“我哥哥咸丰皇上的儿子，现在不是好好地在龙廷上坐着吗？”

咸丰的儿子是谁呢？就是同治皇帝。不过因为他恰好是当时的皇帝的缘故，所以醇亲王虽然实际上是他的叔父，也不能直接唤他的名号。同治也就是权倾一世的慈禧太后的儿子，其时他的年纪还小，所以一切政务都由太后代理着。

“但这个还是可能的!”张瞎子倒不仅胆大，而且还很固执。

“不，不，绝对没有的事，”醇亲王尽把他的脑袋摇着，“他们是同辈呢。”

清朝入关以后，不知道是由那一位皇上订下了一个规矩，严禁兄弟禅位。一个皇帝升天之后，必须让比他小一辈的人——不是子便是侄——来接位，同辈的人是断乎不许染指的，所以醇亲王一定不肯相信张瞎子的话了。

那时候，同治实在还是一个小孩子咧。整天在骑着小马，耍枪射箭，玩得十分起劲。可是他的才干也的确不错，大半还是受了他母亲的遗传。他母亲初进宫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妃嫔——兰贵妃。只因咸丰皇上的原配皇后并无生育，所以待她一生下同治，地位便立刻抬高了。当咸丰病殁在热河行宫之后，同治照理继承大统，不过始终还在他母亲的掖护之下。

“这些话真是太大逆不道了!”醇亲王又把张瞎子呼斥了一句。

“不过，小的也决不敢无端妄说，小的只知道凭着命理说话。”大逆不道的罪名，还吓不退张瞎子，他始终坚持着他的主张。“王爷别生气，小的这样说也不是自己想得什么好处，小的私心但愿我们那位将来的皇上，一定能够宏福齐天，长生不老罢了。”

“越说越荒唐了!”醇亲王的心里也许并不反对。所以他这样说法，因为当场却不能不竭力止住他。“你这些话要是给皇上听到了，或是皇太后耳朵里有一些风吹草动，那不但你的脑袋和我的脑袋都得送掉，还要连累我一家全要给人拖出去砍头咧!”

“王爷你自己难道忘怀了？”张瞎子偏不受吓，依旧不知顾忌地说：“王爷你也是天潢嫡派呢！所以依小的看来，方才所说的话一定还是可能的。”

“像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头，做一个皇帝的责任可真不轻啊。我的儿子是一定够不上享这样大福的。”醇亲王从旁的方面又发生了一种感慨。

“命里注定的事，是无论怎样会自然而然来的。不要说小人不能更改，便是王爷，或是其他一切的人，也决不能轻易就好把它调过去的。”张瞎子仍坚持着他的命理。“现在我们也未必多说，只须仔细替他安排安排，总要保佑这位大爷平平安安的长大起来，将来荣登大……”

“休再胡说了！”醇亲王惟恐他越说越不像话，便厉声喝住了。

张瞎子这才摸摸索索的退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去，重复再伸出手指来数了一回，然后又仰着脸说道：

“请王爷仔细，最初的百日之内。”此刻他的声音是提得很高了。“大爷千万不能和随便那一个陌生人见面。就是他的卧房里头，也不要让别人走进去。因为他的命很脆弱，尤其是这才出生的一百天，最容易使他受惊吓的。无论怎样小的变故，也往往会弄出大灾难来。所以必须躲过这百日，最好是多躲几时。那末过此以后，便不致有什么惊吓了，除非碰到几个特别和他相克的人。”

“这些人究竟会对他怎样不利啊？”醇亲王很吃惊地问着。

“他们会使大爷受痛苦，而他们自己也许本来竟没有一些恶意，因为这全是命里注定的，他们自己如何知道呢？为了这个缘故，小的一定要说明，那些在寅日生的人，以及在辰日生的人，千万别让他们和大爷接近，这一点最要紧，他们

是最容易冲克小贝子的。此外，红的颜色暂时最好不让大爷看见。”

啊，这一个防范倒是挺奇怪了。因为在中国，红的东西可说是最多。或者竟可以说，红是全中国到处都能见到的一种颜色：人家燃的蜡烛，便都是红色的；人家生了小孩子，送出去的喜蛋，也都得染上红色；还有小孩子们所穿的衣服，越发是红的十占其九了。只有皇宫里面用不到红，他们却选黄色为最高贵的颜色，作为是皇族独有的标记。

“我的儿子还得忌红吗？”醇亲王仿佛不很相信地问着。

“是的，王爷。”张瞎子点着头说道：“因为他出生的年月日時都和红犯忌的。”

这样倒使醇亲王大费踌躇了。他想如果必须依着张瞎子的话，那末势必要有一番特别的麻烦了：第一，所有身上穿着红衣服的人，必须强逼他们更换；第二，至少在他儿子所占的那间屋子里，以及他所常到的地方，所有一切红色地毯，桌围，窗帘等等，也得一起换掉。但问题还决不如此简单，看上去这么一个特殊的禁忌，竟得把全家的人扰得七荤八素了！便是时常来往的那些亲戚朋友，也一定要有相当的不便。可是谁都知道张瞎子的话是挺灵的，他的话一说出便等于法律。即使像这样一位高贵的王爷，又是皇帝的御弟，也不能违抗。假使他真爱他的儿子的话，他就得尽量的服从他。

“还有一件事咧，王爷。”张瞎子接着又说道：“就是大爷剃头的事，大概王爷也知道，寻常的习惯小孩子出生以后，到满月的日子便得剃头了。这一天，对于男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才出世了一个月的孩子，逢到这一日，往往很容易和旁的东西冲克，以致受惊吓，或是害病。所以大爷的头，最好多隔一个月，就是到双满月的日子才剃。”

现在醇亲王的的确渐渐地感觉严肃起来了。从刘铁口和张瞎子一路所说的话听起来，使他不由不逐渐感觉他这个新生的儿子实在是有着怪特别的来历的。不但注定他命运的生辰八字竟是这样别致，便是扶养他应该注意的禁忌，也远比别的孩子多。醇亲王倒真有些害怕起来了。虽然如此，他几乎依旧要坚决着让他的儿子在满月的那天就剃头，因为他知道，大概旁的人也都知道。如其小孩子的胎发在满月的时候不就替他剃去，那是很容易招致邪鬼的，所以大家都习惯着一到满月后便剃头。不料张瞎子竟主张要破坏这个沿用已久的古法，那是多么诧异啊，真像他把天上的星象也掉了位置一样。

“大爷的头必须过了两个足月才可以剃的。”他已经这样说了。醇亲王终于只能表示同意，因为大家都知道张瞎子的话是从来不会错的。

醇亲王听了这么许多神秘的预言，心头上真象挂了一块铁一样。

做父亲的虽然有这样担心，而那位初出生的小孩子，却安然躺在他的丝棉包里，一些也不慌，一些也不懂得害怕，这也是他的造化，幸而他自己看不到未来的命运。——对于醇亲王，也幸亏不能见到他未来，假使他在这时候就知道了将来的一切，那末他真要烦恼不止了；说不定他就会凑早让他儿子送了命，省得他将来再去领受那些不堪的遭遇。

张瞎子的主意真不少。最后，他另外又提出一条禁忌，这不啻格外明显地指出了这位小贵人后来的忧伤来。

“王爷，请你听着。”他十分郑重地说道：“不管是狗或是猫，或是其他的畜生，千万都不要让它走近你们的大爷。”

因为这样，从最小的时候起，一切小动物，本来都是和